

符号叙事下的生存隐喻

——陈赞一《小丑》的社会学阐述与文本解构

高原

高原，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干部教育学院老师，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学术委员，金荷新媒体短片排行榜评选委员会秘书长。新生代作家，文学及学术作品散见各文学、学术报刊。

近日，读到中国香港作家陈赞一的小说集《小丑》，集中的《小丑》中的十三篇小说以中国香港市井的平凡生活为底色，以质朴平实的笔触勾勒出小人物的生存群像，从执着于带给世间欢笑的小丑，到错失半生的痴情男女，从被时代抛弃的老者，到坚守理想的作者，每一个人物都鲜活如真，每一篇小说都藏着作者陈赞一对于人性、社会、理想和爱的深度思考，更镌刻着 20 世纪末期中国香港社会特定时期的精神镜像，藏着特定时代里，底层生命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无奈与坚守。诚如罗曼·罗兰所言：“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，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。”作者笔下的人物，正是这种平凡英雄于泥泞中仰望星空、于困顿中坚守本心的文学写照。

十三篇作品，十三种人生，十三次理想与现实的碰撞，本质上是十三种“时代弃子”的精神突围。这部作品以理为经、以情为纬，以理想与现实的断裂为荒诞内核，铺展理想纯粹与现实粗砺的碰撞、人性真诚与命运无常的反转、群体盲从与个体清醒的反差。这份荒诞并非单纯的命运戏谑，而是转型期中国香港“功利化浪潮”与“人文坚守”对抗的具象化；又以时空与身份的消解为规训脉络，剖析了生存规则、社会身份对人的隐性塑造，以及错乱循环的时间体验、持续压缩的空间体验，如何让个体逐渐失去自我、沦为标准化的生存样本，

道尽时代与生活对底层的无形桎梏；最终以生存与本心的坚守为核心叩问，围绕生存重量、尊严底线、理想价值展开书写，在苦难与遗憾的生活底色中，挖掘出小人物对善良、温情、理想的执着守护。

其文学价值不仅在于对一段特定时代香港社会面貌的真实记录，更在于文本深处缠绕着作者未曾明说、却贯穿始终的情感丝线与时代叩问。底层生命挥之不去的沉默愧疚、对非交换之爱的隐秘呼唤、被现代化抛弃者的尊严创伤，以及平凡人在绝境中以笑为盾的精神自救。当我们以“时代精神镜像”为视角，便会发现，这些小人物的挣扎，从来不是个体的孤立遭遇，而是特定时期香港无数底层人的共同困境；他们的坚守，也不是单纯的个人选择，而是对功利化时代的温柔反抗。作品在本土化书写中抵达人类共通的精神困境，一如编者陈曾群英在该书序言所说，诠释了古人“文章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也”的文学真谛。

一、面具与荒诞，戏谑表象下的生存困境

阅读《小丑》，一方面，感觉作品所呈现的荒诞内核，并非简单的理想碰壁，而是真诚被世俗规训为滑稽、坚守被功利判定为无用的深层错位。这份荒诞背后，藏着陈赞一对特定时期香港社会“人文精神失落”的隐秘批判。善意初衷与残酷结果的背离、人物认知与客观现实的巨大落差，既强化了主题的悲剧性，也构成文本最独特的文学意味。以荒诞为镜，照见功利时代里人文理想的失语与卑微。

而另一方面，理想纯粹性与现实粗砺性的碰撞，又以人物的高尚初衷反衬其卑微结局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份碰撞，本质上是人文理想与时代功利的对抗。《小丑》小说集中的人物，都具有强烈的理

想主义色彩，这种理想主义，并非不切实际的幻想，而是特定时期中国香港逐渐稀缺的人文情怀。同名篇《小丑》的主人公周愉，早已超越了普通人物形象，成为特定时期香港理想主义文人的集体隐喻。他有着高洁情怀与高远见识，却因“小丑”的底层身份被世人歧视、拒绝；他毕生追求“为世界带来欢笑”，这份纯粹的初心，在功利社会中反而成为了最可笑的执念。

周愉的理想主义是纯粹的，“做小丑不是为例前途的，做小丑是一种理想，为世界带来欢笑。”孤儿院中那个那个“第一次让他真正笑起来”的小丑形象，在他幼小的内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，从此立志以欢笑救赎他人。周愉的“小丑”身份，本身就是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隐喻。他是理想的践行者，却被迫戴上滑稽的面具，在功利的舞台上表演，连真诚都要被包装成娱乐的模样。周愉脸上的油彩，构成极具象征意义的“面具”，是遮蔽也是反抗。他越想展露真心，越要带上面具；越用力传递快乐，越被当成消遣的玩物。油彩遮住了他的面孔，也遮蔽了他的酸楚；他表演欢笑，却在替世界承受眼泪，这既是个人理想的破碎之痛，也是整个时代人文精神失落的集体悲鸣。

现实粗砺地回应着他的理想，省吃简用筹备的表演会观众寥寥、街头演出无人驻足，甚至沦为被投掷蛋糕的活靶子，唯一的学生也因“做小丑不能赚很多钱”离去。他越是坚守“为众人带来欢笑”的初心，就越是被现实搓磨得狼狈。当他在病房内用尽气力完成最后一次小丑表演，他最渴望的纯粹欢笑，最终在弱智儿童与病友之中获得热烈回应。这群被主流社会抛弃的边缘人，恰恰读懂了小丑背后的赤诚。理想的实现与生命的终结同时降临，构成最尖锐的讽刺与最无奈的荒诞。理想主义者的悲剧，从不是失败，而是世界不配他的真诚。

《小丑》所给我们的喻示是：这个世界最需要欢笑，却最轻视带来欢笑的人；人心最渴望真诚，却最习惯漠视真诚。

在《浪》这篇作品中，也呈现出与《小丑》异曲同工的景象，即人性与境遇的荒诞反转，来自人性的真诚与命运的无常。小说集中的主人公皆秉持着单纯善良与坚韧的人性底色，但却遭遇着突发的背叛、错失与意外，在残酷现实的荒诞中，人性的光辉更显珍贵。《浪》一篇中，何家安一生都在渴望爱，追寻“归处”。自孤儿院，他便被教导“听话就喜欢，喜欢就给糖”“她喜欢我笑我就笑给她看”，自幼认定爱是交换关系，要讨好、要妥协、要付出，才能被爱。

这是作者埋藏全篇的关键线索，他批判的不只是人情凉薄，更是整个社会通行的交换式情感逻辑。爱被量化、善意被计价、真心被换算成利益，这是社会人文温情被消解的直接体现，也是作者对社会功利至上所及的无声控诉。何家安用劳动换得大头的爱，用钱获得红姑的爱，他不断付出、不断满足，换取的只有利益交换。车祸致残、彻底失去利用价值后，他反而在陌生小女孩身上体会到无条件的爱。他编织草蚶送给手拿野花的小女孩，不求交换、不求回报，终于露出了一生中第一次的真正笑容。何家安一生追求的真诚与善意，不是来自亲友，而来自一个素不相识的孩子；曾交付真心的人以交换相待，毫无瓜葛的人以纯粹相救。这一反转让荒诞抵达伦理深度，真正的爱，本就不该被计算，“爱不是交易，而是奉献。”（泰戈尔语）

作家应该是时代的智者，社会的良心。在陈赞一的作品中，我们恰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，群体的狂热映照个体的清醒，呈现社会中的荒诞真相。《遗落之神》这篇小说以荒诞情节直指群体盲从与精神虚无，将这种荒诞推向极致，雕刻家将雕坏的自雕像丢在垃圾站，

垃圾工因在旁找回钱包便认定是菩萨显灵，老婆婆求回戒指、富商寻回儿子，借归功于神像。

正当众人准备迎神入庙，雕刻家却将雕像再次丢进垃圾站。孩童一句天真的质问“菩萨什么都可以寻回，为什么它寻不到自己？”道破所有虚妄，而成年人却用“菩萨飞升”的谎言自我安慰，在大雨中跪地叩拜。作者以轻描淡写戳破荒诞，所谓“菩萨显灵”，也不过是巧合与众人的自我欺骗；所谓“功德圆满后飞升”，也实则是信徒的心灵慰藉；所谓的信仰，实则是苦命人无处安置的寄托。这写出了底层最深的绝望，社会快速发展，底层人被时代洪流裹挟，失去归属感与安全感，现实的苦难无法解决，未来的希望遥不可及，人们便只能拥抱谎言，在虚妄的信仰中寻求慰藉；当生活没有光亮，人们只能虚构神明。这种自我欺骗式的坚守，比悲剧更让人心酸。

二、伤痛与规训，创伤底色里的精神觉醒

《小丑》中最易被忽略的隐秘线索，是贯穿全篇的沉默与愧疚。这是作者未明说、却渗透在每一篇作品深处的核心情感。周愉愧疚连累妻子捱苦受穷，冯羨德愧疚因争执间接导致父亲离世，廖青云愧疚让妻子操劳、父母奔波，陈子善愧疚错失挚爱。这些小人物从未做过大恶之事，却始终活在愧疚与自我谴责中。这本质上是主人公对自己“无法跟上时代步伐”“无法给亲人安稳生活的”无力，是他们“被时代抛下”的精神伤痕。

这份温柔的自罪，不是懦弱，而是底层人最纯粹的善良。他们无力去改变生活，便把所有苦难归咎于自己。他们不怪时代、不怪社会、不怪他人，只怪自己不够好、不够强、不够富有。这种沉默愧疚，比

贫穷更折磨人，比劳累更伤人，成为小说集最隐蔽、最动人的情感底色。

如何对待穷人、对待弱势群体，更能体现一个社会的良心，当然也更能体现一个作家的良心。《小丑》一书中，无处不在的自我愧疚，正是时代规训最隐秘的烙印，是社会对个体的压迫，是时代对人文精神的隐性消解。人被时代、规则、生存压力层层规训，在妥协中失去棱角、放弃理想，逐渐沦为标准化生存个体。在“生存优先”的社会潜规则下，底层人为了活下去，被迫放下尊严、扭曲价值、接受了普世生存逻辑的雕刻，期待着获取社会认同。小说中的人物，无一不被生存规则、身份标签、时代速度所捆绑。

《归家》一篇中，冯羨德被“孝子”身份牢牢捆绑。一句气话被他内化为“害死父亲”的原罪，从此自我放逐、不敢归家。他从小被父亲贴上“不肖子”的标签，这个标签最终变成自我审判。多年后在教堂受到感召，终于鼓起勇气回家，却发现家园已毁、母亲已逝，连忏悔的机会都被剥夺。时间在他身上断裂，生命永远停留在离家那一刻。他被规训的不只是行为，更是灵魂。他必须赎罪、必须愧疚、必须痛苦，才能配得上“浪子回头”的社会期待。

《拐》中的规训表现为制度权力的内化，是转型期社会“老龄化”与“功利化”叠加的产物；也表现为时代发展中，对老年群体人文关怀缺失的真实写照。赵于飞被干儿子骗走养老钱，被侄儿拒之门外，被迫住进老人院，连相伴十年的瘸脚老狗都无法带走。在不断被抛弃中，他逐渐接受自己“无用”“累赘”“被淘汰”的定位，接受被社会边缘化的命运。当他蹲下来摸志强，志强“脱了很多毛的尾巴，缓缓地摇着、摇着”时，他接受了自己与志强同样的处境，他们都是“拐”

的，都是被遗弃的，都是无用的。他们的命运彼此映照，构成被时代抛弃者的双重悲歌。他被规训的不仅是生活空间，更是生命尊严。

《好结局》中的廖青云，坚守着儿童文学的理想，坚信着“好结局能让孩子相信世界美好”，却受到市场规则制度的规训，出版社拒绝出版，报社专栏却强制他写艳情小说以迎合市场。为了养家糊口，他被迫放下笔，去做搬运工，做文员，曾经的文学理想，在“赚钱交租、赡养父母”的生存压力面前，被规训为“可放弃的奢侈品”，在功利化的市场规则下，纯粹的文学创作被边缘化，人文理想被生存压力碾压，无数有理想的创作者，只能被迫放弃初心，沦为生存的附庸。

小说中这些人物的遭际，印证着底层社会简单却残酷的道理，“活下去”是最高生存守则，理想、尊严、道德都可能被这一规则规训为次要选项，最终让个体沦为生存逻辑的附庸。社会转型期中，底层人付出的生存代价，正是人文精神与生存现实的激烈碰撞。

同时，空间的压缩与身份的消解，同步加剧着精神伤痕。小说中的时间体验是错乱、停滞、循环、断裂的。《拐》的时间是停滞的，赵于飞守着会议等待虚无的未来，他每天做着同样的事情，走着同样的路，期待着同样的人，他静候着死亡；《一生》中的时间是循环的，电梯工在重复中耗尽一生，他的生活波澜不惊，没有惊喜，没有理想，没有自我，甚至连喂养的猫都代代延续，成为无意义生活的象征；《归家》的时间是断裂的，冯羨德离家数十年，故乡与亲情永远消失在时间缝隙中。错乱的时间、扭曲的空间，是时代速度与个体节奏错位的具象化表现，是社会转型失衡下悲惨个体的无声控诉。

作者以独特的时间书写，揭示了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冷酷真相。人生海海，世事无常，时代跑得太快，把老人、穷人、边缘人狠狠抛

下；他们的时间被凝固、被循环、被切断，再也赶不上城市的脚步。在荒谬的时间中，人，永远被困在永恒的当下。

空间体验同样充满压迫性，主人公所位于的空间，从公共空间到私人空间，从街道到屋舍，从大城市到小房间，空间不断被挤压，人的身份也不断消解，所造成的心理压力也随之增长。周愉的表演空间从大会堂剧院压缩至街头、再到酒店、最后缩至狭窄的病房。空间的每一次压缩，都映射着周愉身份的层层瓦解，“小丑”与“病人”，身份轮转，表演空间也压缩到极限，周愉也将化为虚无。赵于飞从居住三十余年的旧居，被迫迁入老人院，他不能带大笨钟，不能带樟木梳，也不能带着唯一的志强。空间压缩的过程，就是身份消解的过程，从“赵于飞”到“老伯”，从“有家的人”到“养老院的人”。何月满无家无亲，生存空间压缩到极致，身份同样也消解到虚无，他只是一个“老兄”，一个“何月满”的名字，一个八月十五出生的标记。

空间压缩的本质，是尊严的剥夺。人被压缩进越来越小的空间，当人连安放记忆的空间都没有，连陪伴生命的事物都不能拥有，人就不再是完整的人，只剩下代号、数字、符号。现代化摧毁了旧时代，更摧毁了人的归属感与尊严。在这极致的窒息中，主人公并未彻底沉沦。他于无声处积蓄着对抗异化的力量，那些被剥夺的记忆碎片、被抹除的生命痕迹，反而化作内在的生命力，催生出一场静默的革命。作者正是以这“沉默的呐喊”，一种不依赖言语却更具穿透力的表达，昭示了主人公的精神觉醒。

三、生存与坚守，困厄境遇中的灵魂突围

笔者认为，文学作品在呈现社会苦难的同时，更应给人以力量和

希望。从陈赞一的作品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在苦难与愧疚的底色之上，文中还藏着作者最温柔的呼唤。即对不交换的爱的呼唤，以笑为铠甲的尊严坚守。这是超越现实困境的精神出口，是对人文温情的执着守护、对功利化时代的温柔反抗。十三篇小说虽各有侧重，却始终围绕着生存重量、尊严底线、理想困境、温情救赎展开，在底层生活的褶皱里，点亮微光。

小说集中的每一篇作品文本也许只能呈现底层生活的一个侧面，但通览全集，则构成完整的底层生存图景。从《剥皮》《拐》的生存挣扎，到《小丑》《酸枝》的尊严坚守；从《好结局》《少年情》的理想冲突，到《浪》《何月满》的温情救赎；从《一生》《剪发》的时代淘汰，到《遗失之神》的群体荒诞。这些故事以愧疚、遗憾、善意、坚守编织成一张情感之网，让小人物不再是符号，而是有血、有泪、有痛、有爱、有坚守、有精神的坚韧生命个体。从中，读者可以体味到作者意图通过对个人命运的遭际书写，上升到对大时代之下群体命运阐发，因而也引发读者对社会、人性与人生的深层思考。

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，作者对每篇故事的结局，都提供了超越荒诞的可能，这种可能又成为可贵的精神指引。《小丑》结尾，周愉在病房里完成最后演出。他身体虚弱，不能翻跟斗，只能用面部表情和手势表演，从滑稽扮相到失声痛哭，再回归孩童般纯真的笑容，让全病房的病人忘却病痛、尽情欢笑。“笑声，传遍整个病房，每个人面上，都泛著孩子般的笑容，每个人心目中，都忘记了一切的苦难和眼泪，只尽情地笑”，在死亡面前，笑，成为了最后的自由，是他们对个人尊严的最后坚守。

周愉无法改变死亡，无法改变人们对小丑的轻视，无法改变理想

与现实的断裂，但他可以自由地笑，感受欢乐与美化。这种笑不是对荒诞的逃避，而是对荒诞的回应。“一个婉雯未见过如此灿烂的笑容”，是对荒诞的最终回答，我笑，故我在。即使世界不认可我，我依然可以笑；即使死亡即将来临，我依然可以笑；即使理想无法实现，我依然可以笑。这种笑虽然不是胜利，但也不是失败；不是肯定，但也不是否定，它是超越，是超越残酷现实的唯一可能。笑，是小人物最后的尊严武器，是底层人最倔强的尊严。

这正是作者未明说的核心命题，尊严不是被别人尊重，而是无论遭遇什么，都不放弃善良、不放弃真诚、不放弃对美好的相信。周愉的笑、何家安的草蜢、廖青云的童话、高叔叔的剪刀，都是这种尊严的注解。

小说中的坚守，从来不是惊天壮举，而是日复一日的认真与不放弃。小说中的主角，都是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小人物，小丑、烧腊店伙计、理发匠、酸枝匠、儿童文学创作者，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没有丰功伟绩，甚至连自己的生活都过得一地鸡毛，但作者却在他们的平凡人生中，显示出其人生的价值与意义。哪怕一生平凡，只要坚守本心、认真生活，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，珍惜自己该珍惜的人，这样的人生，就有属于自己的价值。高叔叔守着徙置区的理发摊，一生都在做剪发这一件事，纵使时代变迁，客人寥寥，他仍认真地为每一个客人剪发，哪怕动作颤抖、手艺老套，也从未敷衍，这份对手艺的坚守，更是对传统人文情怀的坚守；廖青云纵使未能成为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家，他仍坚守着创作的初心，认真地写每一个故事，希望用文字给孩子带来希望；宏业坚守着酸枝工艺，认真地打磨每一件家具，在创新中让传统工艺得以延续。

作者借此道出朴素的人生哲学，平凡不等于平庸，普通不等于无价值。大多数人的人生，都是平凡的，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时刻，也没有那么多功成名就的可能。但平凡不等于平庸，普通不等于无价值。一个人最大的成功，不是活成别人眼中的光鲜模样，而是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坚守自己的本心，认真对待生活，珍惜身边的人。哪怕一生平凡，只要活得坦荡、活得认真、活得有坚守，这样的人生，就是有价值的人生。

《小丑》的故事直面人生的缺憾，陈子善与徐丽芳因心意不通错失半生，何志文与张翠薇因迟疑与疏远留下一生怅惘。这些遗憾，或因误解，或因迟疑，或因任性，或因命运，成为人物心中无法磨灭的印记，也成为人生的常态。

作者在书写这些遗憾时，没有刻意美化，也没有刻意煽情，而是写出了遗憾的本质。人生本就是一场充满遗憾的旅程，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生，也没有毫无遗憾的选择。人生的真谛，从来不是避免遗憾，而是学会与遗憾和解，在遗憾中珍惜当下、善待身边人。接纳遗憾，才是接纳人生。这并非妥协，而是底层人在时代阵痛中所找寻的自我救赎之路。接纳遗憾、接纳时代的不完美，在不完美中，依然坚守本心，这正是转型期中国香港人最为珍贵的精神品质。

阅读陈赞一的小说集《小丑》，笔者所感受到的从来不是一部简单的底层悲歌，而是一部写给所有平凡人的人生启示录，更是一部镌刻作者所述文学场域在特定年代下精神阵痛的人文镜像。它以中国香港底层小人物的际遇，道尽了人生的普遍真谛。接纳苦难，守住善良与尊严，坚守理想的本心，珍惜纯粹的温情，认真对待平凡的生活，学会与遗憾和解。这些道理无关时代、无关地域，成为人们面对生活

的底气。这部作品的价值，不仅在于记录底层人的生存困境，更在于守护转型时代里的人文火种，叩问功利化时代里的人文坚守。

《小丑》虽然展现了底层人群生活的艰辛，但却不是一部绝望之书，在荒诞之后，它还提供了超越荒诞的可能。周愉的笑，何家安的草蜢，青云的童话，都是对世界最温柔的反抗。这些回应超越了荒诞的表象，在荒诞中寻找意义非凡的努力，在无意义中创造了意义非凡的选择。

作者的创作以质朴悲悯见长，作品整体内敛隐忍，部分人物的心理转折稍显简略，情感表达偏含蓄，所言的批判也偏向温和，点到为止。但这种不尖锐却也不失有力的批判，恰恰形成了独属陈赞一的文学气质。他不刻意制造戏剧冲突，不刻意渲染悲情，仅用白描笔触记录着小人物的日常，于平淡中见真情，于隐忍中显力量。

《小丑》的真正价值，不仅在于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香港市井，更在于提出永恒命题：在一个功利、冷漠又快速发展的世界里，人如何守住真诚、尊严与爱？这个命题，不仅是转型期中国香港人的精神叩问，更是所有现代人的共同困惑。

周愉以笑容回答，何家安以善意回答，青云以理想回答，所有小人物以各自对人生的态度回答。不妥协、不放弃、不冷漠，认真活好每一个属于自己的瞬间，也许是陈赞一笔下小人物所给予我们的喻示。

当代英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和神学家约翰·麦奎利在其名著《探索人性：一种神学与哲学的途径》中提出，苦难并非纯粹的消极体验，而是“形成成熟人性的肯定因素”。他认为，苦难可以锤炼人的品格，唤起人的道德自觉，促使个体超越自我局限，实现精神与道德的升华。

从这一思考层面上，回望陈赞一先生的《小丑》，它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生存启示是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无论生活如何艰难，唯有坚守真诚、守住本心，才能在荒诞的世界里，活成自己的光，温暖自己的同时，也照亮别人。